



欧美畅销
推理罪案小说精选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死神余辉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齐 军◎译

两架载着一批谈判代表的协和飞机，从以色列的卢德机场起飞，前往华盛顿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不幸的是，这两架飞机上都有恐怖分子提前安放的定时炸弹。在其中一架协和飞机被炸毁之后，另一架协和飞机不得不紧急迫降在幼发拉底河岸边的古巴比伦遗址。在这里，没有外援，只有少数的武器以及不甘当人质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面对的是疯狂的巴勒斯坦精锐突击队，一场惨烈的战争即将开始……

*Inference of
Cr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死神余辉

[美] 尼尔森·德米勒◎著

齐 军◎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神余辉/(美)尼尔森·德米勒著;齐军译.一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2012.7

书名原文: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ISBN 978-7-5396-4009-9

I. ①死… II. ①尼… ②齐… III. ①惊险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904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9725

Copyright © 1978 by Nelson DeMille

Copyright licensed by The Nicholas Ellison Agency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出版人:朱寒冬 丛书统筹:岑杰
策 划:千喜鹤文化 责任编辑:汪爱武
特约编辑:张秀琴 封面设计:尚书堂 文 艺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010)60520298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14.625 字数:35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致 谢

我要感谢托马斯·布劳克机长为我提供了重要的专业技术上的支持，感谢伯纳德·盖斯及其出版公司的员工，尤其是朱迪思·沙夫兰和杰西·克劳福德，他们提供了非常棒的编辑指导。

目录

上部

以色列：沙伦平原

楔子... _I		第 1 章 会前... ₁₃		第 2 章 回忆... ₂₉	
第 3 章 商讨... ₃₇		第 4 章 调度... ₅₂		第 5 章 起航... ₆₃	
第 6 章 劫持... ₇₅		第 7 章 爆炸... ₈₈		第 8 章 追踪... ₉₄	
第 9 章 降落... ₁₀₂					

中部

巴比伦：瞭望塔

第 1 章 上山... ₁₁₉		第 2 章 会议... ₁₂₉		第 3 章 被围... ₁₄₄	
第 4 章 战斗... ₁₅₄		第 5 章 电话... ₁₆₃		第 6 章 分歧... ₁₆₉	
第 7 章 谈判... ₁₇₈		第 8 章 间谍... ₁₉₆		第 9 章 计谋... ₂₀₃	
第 10 章 表演... ₂₁₅		第 11 章 葬礼... ₂₂₅			

下部

巴比伦：伊斯塔门

- 第 1 章 偷袭...243 | 第 2 章 防御...253 | 第 3 章 战局...273 | 第 4 章 求援...281 | 第 5 章 情报...290 | 第 6 章 搏斗...296 | 第 7 章 提议...310 | 第 8 章 决断...320 | 第 9 章 冒险...332 | 第 10 章 电话...343 |
- 第 11 章 决战...357 | 第 12 章 撤退...366 | 第 13 章 救援...387 | 第 14 章 空降...399 | 第 15 章 强攻...407 | 第 16 章 坠河...422 | 第 17 章 生还...433 | 第 18 章 回家...447 | 尾声...453 |

楔子

法国：圣纳泽尔市

电工学徒努瑞·萨拉玛再次拍了拍自己白色工装裤上宽大的口袋。他略弓着腰，站在宇航公司的车间中央，还没想好下一步该干什么。其他说法语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在他周围像跳芭蕾舞一样磨磨蹭蹭。他们在算着时间，期待着换班铃响。

傍晚的阳光透过六层楼高的窗子射到布满灰尘的柱子上，给这个冰冷的车间带来一缕温暖的金晖，和萨拉玛呼出的白汽形成了对比。

在车间外面，机场的灯光正在亮起。一队蓝色的幻影战机正在机场上空做“V”字形的编队飞行。巴士也开始列队，准备将航空公司的工人送回他们在圣纳泽尔市的家。

车间里面，辅助用的荧光灯一排排地亮了起来，吓了这个阿尔及利亚人一跳。萨拉玛很快向周围看了看，至少有一个同胞避开了他犀利的目光。萨拉玛开始轻松地穿过水泥地面。

巨大的协和飞机停在萨拉玛面前的金属脚手架上。用来引导装配工人的夹具挂在机身和机翼边上，不停地晃来晃去。飞机外表的大部分都被卸下来了。工人们在长长的机身上爬来爬去，就像蚂蚁在被吃了一半的大蜻蜓的尸体上爬来爬去。

萨拉玛沿着梯子爬到脚手架最上面的平台上，然后又爬到挂

在12米高的机尾底座的夹具里。在机尾一块尚未刷漆的铝板上印着生产编号：4X-LPN。

萨拉玛看着自己的手表，离换班还有10分钟。他现在一定要动手了，必须赶在铆钉机把机尾部分密封起来之前。他抓起夹具上挂着的一个记事板，迅速浏览起来。他再回过头往下看时，发现下面有个阿尔及利亚人一边打扫地面上的金属锉屑，一边往上看，然后又把头转了过去。萨拉玛感到脸上在冒汗，汗水随即在工厂钢筋水泥的寒意中又变凉了。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低下身子，穿过两根横梁，来到部分铝皮外壳被拿掉的机身的后部。机尾部分就像一个由激光焊接的支架和由弧形梁柱组成的迷宫。他的双脚停在11号配平油箱正下方的横档支架上。他蹲下身子，穿过根根支架，向已经完工一半的压力舱壁爬去。在他头顶上方的舱室顶部有一排荧光工作灯，同样，在机尾也有一盏灯，但萨拉玛并没有打开。他穿过已经完工一半的舱壁，来到后面的机尾部分，然后在黑暗中蜷伏了好几分钟。

终于，他清了一下嗓子，向舱室里喊道：“拉瓦勒检查员。”

一个高个子法国人从他正在检查的紧急出口舱门处转过身，朝着齐胸高的舱壁走过来。他认出这个阿尔及利亚人后笑道：“萨拉玛，你怎么像只老鼠一样躲在暗处？”

阿尔及利亚人勉强笑了笑作为回答。他朝这名结构检查员挥了挥记事板：“这里要密封起来了，是吧？”

亨利·拉瓦勒倚在舱壁上。他用强光灯照在锥形的机尾部分，粗略地检查了一下，另一只手从这个阿拉伯人手里接过记事板，飞快地翻起来。你不要指望这些阿尔及利亚人会毫无差错地阅读这些检查程序。拉瓦勒检查员把每一页又检查了一遍，每位

检查员都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记号，电力、液压和油箱的检查记号是依次排列的。他又检查了一下自己做的结构检查的记号。

“是的，所有的检查都已经完成了。”他回答道。

“那我的电力部分呢？”萨拉玛问道。

“是的，是的。你干得不错，都完成了。这里可以密封起来了。”他把记事板交还给阿尔及利亚人，道了声晚安，转身走了。

“谢谢你，拉瓦勒检查员。”萨拉玛把记事板挂在腰带上，转身蹲下来，在机尾部分的架子上小心翼翼地走着。他移动的时候不时向四周偷偷地张望。拉瓦勒检查员走了。萨拉玛能听到工人们在收拾工具，爬出机身，走下脚手架。有人把舱室里的大部分工作灯都关了，这使得机尾变得更暗了。

这个阿尔及利亚人打开手电筒照向上方的机尾，然后慢慢爬上支架，一直爬到几乎可以摸到机尾两边交会点处。他从侧身一个鼓出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电器盒子，这个盒子和香烟盒差不多大小。盒子上有一个金属数字盘，上面写着“S. F. N. E. A. # CD-3265C-21”，当然这只是掩人耳目的。

他从上面的口袋里掏出一管树脂胶，把胶水挤出来涂在一块铝板上，然后把盒子紧紧粘在飞机上，并用手摁压了好几秒钟。随后，他从黑盒子里抽出一根伸缩天线，把它转到远离机尾金属两边的位置上。

他轻手轻脚地换了个姿势，后背靠着一个支柱，双脚踩在一个横档上。密闭的机尾并不暖和，但他的脸上却在冒汗。

他用电工刀将一根绿色电线的绝缘层割开一小块，这根带有黑色标记的绿线连着机尾的航行灯。他又从口袋里拽出一截连接线。线的一端连着一个很小的金属圆柱，有一支高卢香烟大小；线的另一端是裸露的铜线。他把铜线一端接在导航灯线上，然后把结合处仔细地包好。

做完这一切，萨拉玛开始沿着架子慢慢往下爬。他一边往下爬，一边将绿线沿着一捆各色线都有的线路铺设，一直铺到和机身连在一起的安定翼的底部，然后他将那根绿色电线从脚下的横档穿过去。

萨拉玛脸朝下贴在冰冷的铝皮上，在支架中穿行，直到手能够摸到下面的11号配平油箱。机身下方有几块铝板被拿掉了，透过这些空隙他能够看见在大飞机下走过的人们的头顶。他的脸上淌着汗。他能想象汗水一定正滴在下面那些人身上，但是没有人向上看。

萨拉玛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约有1斤重、白色灰泥一样的东西。他把这块东西仔细地粘在11号配平油箱的顶上。他找到悬着的绿线，手指摸索到绿线尽头连着的小金属圆柱。他把圆柱顶进软软的灰泥里，用灰泥紧紧地压在圆柱周围。这时，换班铃声大作，吓了他一跳。

萨拉玛迅速站起来，擦掉脸上和脖子上的汗水。他全身发抖，从支架中间穿过，向机尾打开的部分爬去。他从黑暗的机尾上到夹具里，然后跳到脚手架的平台上。整个行动似乎很漫长，但实际上只花了不到4分钟。

当第二班的两名铆钉工人走上平台时萨拉玛仍在发抖。他想尽力恢复镇定时，那两个工人好奇地向他打着招呼。

其中一名工人是法国人，另一名是阿尔及利亚人。那个阿尔及利亚工人伸出一只手，用法语问道：“这个准备好了吗？”

萨拉玛一时有点糊涂。当看见这两个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腰带上挂着的记事板时他才明白过来。他立刻把记事板取下来递了过去：“是的，是的。准备好了。电力、结构、液压都检查过了，现在可以密封了。”

这两个工人一边核对检查程序一边点头，然后他们开始准备

铝板、铆钉和铆钉枪。萨拉玛站在那看了一会，一直到双膝不再发抖，然后才摇摇晃晃地爬下梯子，拿出自己的考勤卡打卡。

努瑞·萨拉玛上了一辆正在等候的巴士班车，静静地坐在工人们中间，看着他们喝瓶子里的红酒。巴士朝着圣纳泽尔市驶去。

他在市中心下车后，穿过弯弯曲曲、铺着鹅卵石的街道，回到自己的寓所。寓所在一家肉铺楼上，蟑螂滋生。他用阿拉伯语向妻子和四个孩子打过招呼，然后说自己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等他回来后再吃晚饭。

他从黑暗、狭窄的楼梯间里取出自行车，推到小巷子里，接着骑到大街上。他朝着卢瓦拉河与比斯开湾交汇的码头骑去。他一边气喘吁吁地蹬车，一边嘴里吐着丝丝凉气。轮胎的气不足，自行车在凹凸不平的鹅卵石上蹦跳时他咒骂着。

黑糊糊的街道上汽车和行人都很少。萨拉玛骑车经过忙碌的码头区，来到一片废弃的区域。这里保留着二战期间德国人修建的巨大的U形潜艇的船坞。防轰炸的船坞立在黑色的河水上，灰暗丑陋，弹痕累累，高高的装卸吊杆耸立在水边的码头上。河湾残留着最后一抹余晖。

萨拉玛骑到向下通往船坞的锈迹斑斑的阶梯旁，把车推进河湾一丛野生的月桂树里。他小心翼翼地沿着吱呀作响的阶梯向下走去。

快到达河面时，他翻过布满苔藓和藤条的残墙，朝着其中一个隐蔽的船坞走去。他停下来，看着布满苔藓的水泥墙上已经褪色、剥落的标志，他的鼻子里充斥的都是柴油和海水的的气味。标志上是常见的德语“当心”和其他一些德语单词，以及数字“8”。萨拉玛慢慢走过去，穿过一扇生锈的铁门，进到潜艇船坞里。

在船坞里面，他能听到海水轻轻拍打墙体的声音。河面上的

灯光穿过敞开着的人口透进来，成为这里唯一的光亮。萨拉玛沿着一条狭窄的通道，摸索着向这个隧道一样的船坞的尽头走去。他的身体在潮湿污浊的空气中颤抖着，他好几次都压制住咳嗽的想法。

突然，一束手电筒的光照在他的眼睛上，他用手捂住脸。

“里什？”他低声问道，“是里什吗？”

艾哈迈德·里什关掉手电筒，用阿拉伯语轻轻问道：“完成了吧，萨拉玛？”他的语气里更多的是想确认而不是询问。

努瑞·萨拉玛能感觉到狭窄的通道里还有其他人。

“是的，”萨拉玛回应着，“是的。”他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恶毒的满意。

萨拉玛回想起那些盯着他一天的阿尔及利亚人的黑色的眼睛。阿尔及利亚的铆钉工和那个法国人——还有其他人——都在看着他，很明显他们是商量好的。

“检查都完成啦？机尾今晚要密封起来吧？”里什的声音表明他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是的。”

“你把无线电装置放在机尾最高点，接近外表的铝皮？”

“就贴在外表的铝皮上。”

“好。天线呢？”

“已经抽出来了。”

“连接在哪儿？无线电装置能从飞机的电池获得连续充电吧？”

这些问题在萨拉玛的脑子里已经演练过很多次了。“从机尾航行灯接过来的。即使是仔细检查，也很难发现连接线。我甚至把线的颜色都搭配好了，绿色，没人会看见无线电装置。以防万一，我在上面粘了一个带有宇航公司零件编号的金属片。只有电气工程师才能发现异样，其他任何维修人员不会看见，即使发现

了，他们也会认为它只是一个附属零件。”

里什似乎在黑暗中点了点头：“太好了，太好了。”他沉默了一会。但是萨拉玛能听到里什潮湿的呼吸。里什又开口问道：“电雷管装在另一端没错吧？”

“那当然。”

“塑料炸药呢？”他用一个常用的法语词来指炸药。

萨拉玛把自己所做过的事又向里什复述了一遍：“我把它粘在油箱的顶部。油箱在那个地方有一点弧度。从油箱顶部到雷管之间的塑料炸药大约有10厘米厚。雷管就安放在炸药后部的正中位置。结果就是炸药将向里爆炸，穿透油箱。”萨拉玛对这些人或他们的事业并不同情，他也知道自己已经犯下了大罪。一开始他并不想牵扯到这件事情中来。但是里什说每个阿拉伯人都是游击队队员。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穿过5 000平方公里炽热的沙漠到巴格达，他们都是游击队队员，都是兄弟，超过一亿人。他说的话萨拉玛一个字都不信，但是他在阿尔及尔的父母和姐妹都劝他去做这件事。为了打破沉默，他说道：“我很自豪自己能尽一份力。”但他知道这毫无益处。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命运在这些人来找他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

里什好像没听见他说的话，他脑子里在想别的事情。“塑料炸药，你是说它正好按照油箱的形状粘在上面？或许我们应该告诉你得在它上面喷点铝漆。”里什心不在焉地说着。

萨拉玛急于传递好消息，并尽力消除对方的任何疑虑：“没人会回到那里。有一道压力舱壁把它封起来，并与增压舱隔开。所有的液压和电气的保养都是通过外面的小型面板来进行的。只有当某个零件坏了，才有可能去掉铆好的铝板。不会有人看到油箱的那一边。”他清楚地听到在里什背后的阴影里至少有三个不耐烦的呼吸声。隧道的尽头已经变得全黑。河上或港湾里的轮

船偶尔拉响汽笛，刺耳的声音从水面上掠过，逐渐减弱地传进冰冷的潜艇船坞里。

里什嘴里嘟哝着什么。

萨拉玛等待着最糟的结果。为什么在这么个黑暗的地方见面？一个舒服的酒馆或公寓不好吗？他心里知道答案，但还是极力想扭转自己已注定的命运。“正如你所希望的，我已经申请调到图卢兹去，很快就会得到批准。在那儿，我可以荣幸地在另一架飞机上做同样的事情。”他充满希望地说道。

里什好像笑了一声，萨拉玛感到脊背冰凉。现在，哑谜不会再持续多久了。“不，我的朋友。”黑暗中的声音说道，“那里已经有人在操心。你这张牌已经完成任务了，另一张牌很快也会准备好的。”

萨拉玛喉咙干咽了一下：“但是可以肯定……”他听到一个声音，是里什拍了拍手。

许多只手迅速而娴熟地把萨拉玛绑起来，并将他推到黏糊糊的墙上。他感到冰凉的刀片穿过他的喉咙，他没法叫喊，因为有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萨拉玛感到第二把、第三把刀想刺进他的心脏，但因为紧张，它们只戳进了他的肺里。他感到热血流过他湿冷的皮肤，他听到自己的肺和喉咙发出汨汨的声音。他感到另一把刀沿着他的脖子后面往下在寻找他的椎骨，但还是从骨头上滑掉了。萨拉玛机械地挣扎着，并不坚决。从他的痛苦中他知道这些杀手想尽快完事，但因为焦虑不安，他们的表现很糟糕。他想起妻子和孩子们正在等着他吃晚饭。随后一把刀刺中了他的心脏，临死前的剧痛让他痉挛了一下，终于让这帮杀手完事了。

这些人影压在萨拉玛身上时，里什轻轻说了句什么。他们拿走了他的钱包和手表，把他的口袋也翻个底朝天，并脱走了他那双不错的工作靴。他们把他拖到通道的边上，抓起脚踝，把他倒

吊在污浊发黑的水面上。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船坞的边缘。在刚才短暂的打斗中一直吱吱乱叫的一群河鼠，现在也静下来等待着。随着杀手们一松手，萨拉玛满是血污的脸碰到冰冷发黑的河水。随着溅起来的勉强能看见的水花，萨拉玛消失了。

戴面罩的工人们正在用高压喷枪做最后一次喷涂。随着一阵嘘声，喷枪都停止了工作。协和号在洞穴般的油漆室里闪耀着亮白的光芒。刚才还嘈杂忙乱的屋子现在安静下来。红外线加热灯开始怪异地闪烁着。飞机周围飘浮着一层显得神秘的油漆气雾，随着反射出的灯光使得飞机也发出红光。空气净化器正在把油漆气雾从屋子里抽走。

净化器关掉之后，红外灯也渐渐变暗，然后熄灭了。突然，黑暗的屋子里弥漫着几百盏荧光灯发出的蓝白灯光。

随后，穿着白色工装裤的工人们安静地鱼贯而入，仿佛进入一个圣地。他们站在那儿，仰头盯着这只长长的、优雅的大鸟看了好几秒钟。飞机仿佛正长身而立、得意扬扬地看着它下面的人们，带着典型的鸟一样的傲慢和对尼罗河灵鸟的漠视。

一群人拿着模板和喷枪。他们升起装着200升浅蓝色油漆的圆桶。脚手架被升起来，长长的用来制模的模板也被铺开了。

他们工作时几乎不讲话。一个技工将他的模板覆盖在机尾部分，在新喷的油漆下面，原来的生产编号仍隐约可见。生产编号将成为永久的国际注册编号。这名技工用模板喷出“4X”——这是拥有并使用这架飞机的国家的国际代号。接着他喷出“LPN”——这架飞机本身的注册编号。在他上面，一个更高的脚手架上，另两名技工去掉了机尾贴着的黑色乙烯树脂的模板。在白色底板上是一个浅蓝色的六角大卫星，下面是四个字母：ELAL（以色列航空公司）。

他们治愈了我的人民的伤痛，
说和平，和平，
而和平并不存在。

——《耶利米书》第6章

他们诱骗我的人民说和平，
而和平并未存在过。

——《以西结书》第13章